

南方风暴

江南等著

岱学等译



封面設計：何蔚

南方風暴

書號 10094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號)

字數 109,000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6\frac{3}{8}$

1965年3月上海第1版 1965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平) 00001—93000冊 (精) 0001—2000冊

平裝定價(2) 0.43元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內 容 提 要

这部短篇小说集收集了越南南方和北方十位作家的作品，它們集中反映了越南南方广大人民反对美伪集团的如火如荼的斗争。

小說按內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揭露美伪集团的专横、残暴，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終將失敗，如《一个美国鬼子的死》、《美国“顧問”》等；第二类满怀激情地歌頌越南南方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如《海鷗》、《干净利落的一仗》、《卖椰子的老大娘》、《小生》等；第三类反映越南南方工人、学生在反动派血腥統治下的痛苦生活以及他們要求祖国統一的迫切愿望，如《关于女教师的一幕戏》、《碎石工人》等。

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越南南方广大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争取民族解放，在各个战綫上卷起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革命风暴。

目 次

海鸥	忠 坚 (1)
美国“顾问”	黎富享 (21)
一个美国鬼子的死	陈 挺 (32)
绳套	德 永 (42)
干净利落的一仗	忠 坚 (48)
卖椰子的老大娘	杨 灵 (54)
小生	忠 坚 (69)
找到了革命	越南大使馆新闻处供稿 (79)
拆房子	文 玉 (87)
在烈火中	武陈雅 (100)
在码头上	林 方 (109)
碎石工人	江 南 (118)
关于女教师的一幕戏	江 南 (147)
上婆家	江 南 (164)
妊妇	范 虎 (181)

海 鷗

忠 坚

自从老头儿来了以后，机场发电分厂里的气氛就完全变了。不知从哪里调来这样一位性格乖僻的人，他在分厂干起活来，好象比他原来在章阳护航舰上还要起劲儿。

老头儿的一举一动和那沉默寡言的态度引起每个人极大的注意。他那神情恰好与他敏捷坚定的工作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业务技术方面来说，老头儿的确称得上是个老把式，要不怎么会把他调来当厂长，却把原十这家伙降为副厂长呢。尽管原十忿忿不满，但是在精通业务的老水手面前，他不得不低首贴服。

不过老头儿教训弟兄们时摆出的那副“老祖宗”架子，真叫人受不了。他时而指责说机器太脏，桌板没擦！时而责备说浪费了材料，锈损了用具！时而又责备说工具箱太紊乱！……可是，说起来却也怪，还没等半句话说完，他就亲自动起手来，擦机器，整理工具，把工作安排得

有条不紊。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为人冷酷无情。他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工作，常常下班钟响了，他还在机器旁边轉游。即使有一颗小螺絲釘或一块碎抹布片扔在地下，他也要細心地拾起来。

“美国物資，有什么可惜！瞧他那拍马屁劲儿！……”人們用譏諷的目光瞧着他。每当这时候，原十这家伙就如获良机，马上要奚落他几句。并且輕蔑地聳聳肩膀，好象說：你們看，我在这些方面就是比他“好”。

除了在工作時間說上几句话，平常老头儿是很少說笑的。只有在他偶尔喝上几杯，心情十分兴奋的时候，人們才略略听他提起自己的身世：十六岁起，他就登上了海船，当了名侍应生。后来，由于海員們的帮助，他学到一点电机技术。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海上漂泊，跟着海船到过欧、亚、澳、美、非各大洲。抗战时期^①，沒有人知道老头儿究竟干了些什么。只知道殖民者吃了败仗，滾回国去的时候，他才上岸来，一則由于年紀已老，再則也想建立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但是，这个小小的愿望，还沒来得及实现，老头儿就在那花天酒地的西貢糊里糊涂把全部积蓄花光了，于是他又重新回到原来的那艘章阳舰

①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想要卷土重来，挑起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坚决进行反抗，到1954年获得了胜利，这段时期称为抗战时期。

上。这时，那艘旧軍舰已被美帝国主义者轉送給吳庭艳海軍了。他以为，这一輩子就在海上度过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在头发斑白的晚年却被調到这里来，并掌握着一个重要机场发电分厂的“生杀大权”。老头儿对这一点好象十分得意，常常在喝了几口酒后，饒有风趣地一再重复着“生杀大权”之类的話。

但是，生活在美吳刺刀下的人們，常常提心吊胆，說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脑袋的，誰能說得准他不是在被編造自己的身世呢？誰也不知道！当有一天，人們真正了解这位老头儿的时候，他却不在人世了！

几天来，飞机场显得格外繁忙。一批批车队，絡繹不絕地往倉庫运送汽油。其中有些车辆装载着許多看起来輕便而刺眼的木箱。美軍“顧問”安德逊和伪軍大尉德謨日夜在机场上出現。他們就在机场的指揮所里吃飯、睡覺，不时地去检查碉堡、崗哨、巡邏队和各个戒严地区。

一天清晨，一批美軍“顧問”和伪省长大校一起，亲自来机场进行視察。接着是C-47型飞机中队降落机场，代替了驅逐机与偵察机队，并把原来守卫机场的人員全部調換。

……随后，噴射化学毒药的飞机接二連三地起飞，这些毒药，毀坏树木、庄稼，并使成百上千的人中毒。灾难就是从这个軍事据点开始向整个檳榔省散布的。由于人民

自卫武装进行坚决的打击,使敌机不能作低空飞行,許多敌机被击落击伤,于是敌人决定多在晚上出动。因此,专为此个机场服务的发电分厂就突然显得无比地重要。經常派有一个班的武装士兵对工人进行監視。美軍“顧問”安德逊和伪軍大尉德謨沒有一个夜晚不跑来視察的。他們进入电机房,就特別仔細地观察厂房里的一切动静。因为在这个机场要地上,电机房就是它的核心,发电机一旦停止发电,就如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一般,夜間飞行与防守工作就无法进行了。那样,只能靠几架手搖野战无綫电进行有限的联络了。

全厂突然鬧动起来。人們都紛紛議論着由于美吳軍用飞机残酷地施放化学毒药而造成的惨状和各种悲痛的消息。年輕人无法克制自己,流露出憤怒的神情。但是,上了年紀的人都比較含蓄:听得多,說得少。只有这位老头儿叫人捉摸不透,他更加沉默了。誰也猜不透在那布满皺紋的額头和那光禿的头顱里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至于原十这家伙,完全不同于昨天了,他总是督促工人弟兄們加油干活,企图打断他們心怀不滿的談話。他那含沙射影带有威胁性的話,有时对于某些胆小鬼來說也起一定的作用。

一天夜里,剛交完夜班,天空就下起傾盆大雨。站崗的士兵也都躲进崗楼里避雨去了。厂外,沿着工厂的排水道,有一个弯腰曲背的黑影正向电机房走去。这时,两架

施放化学毒药的飞机已经返航，正当它向机场跑道降落时，灯光闪亮了一下，只见一位年轻的工人抡起斧头，正要砍断机场的照明电线，使返航的飞机坠毁，以便为遭难的同胞报仇。但是，已抡起的斧头被一只钢铁似的手拦住，斧子被抛到了一边。青年工人抬头一看，正好同探照灯下的老头儿的视线相遇。

“媽……的……！好家伙！……凭你这样也想进行破坏！”

但是，老头儿的声音马上又温和下来：

“我也赞赏你的举动！……但一斧头只能毁掉两架飞机……机场上还有一座毒药仓库，其他飞机还不是照样可以去施放毒药……你这样做，顶什么用！”

老头儿从容不迫地弯下身子，拾起地上的斧头。青年工人趁此机会，死劲跳了起来，把老头儿推倒，压在身下，打算抓起斧子往他头上猛敲。这一次，老头儿没有发出呼救，他那铁手就象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危险时控制机器一样，把斧头准确地拨到一边。斧头第二次插在地上，而激动的青年工人再次失去了平衡，被那激怒的老头儿揪住衣服提了起来，犹如受惩罚的淘气孩子一样。

“好家伙，真厉害！……差一点把你‘老祖宗’的头都敲碎了。阿三，……滚开！”

黑茫茫的夜晚，狂风暴雨还在继续，老头儿又把斧子拾起，亲自交到年轻工人手里，随即象什么事也未发生过

似的走开了。整整的这一个夜班，这位年轻工人就象立在钉满尖刺的桌板上，感到忐忑不安，两眼时刻盯住自己这位奇怪的“主管”。直到安德逊“顾问”和德谟大尉检查完毕，走出车间以后，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那把准备拚命用的防身斧头，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用，可以把它放下了。

接近交班的时候，老头儿走近这位青年工人，轻声地说：

“阿三，一起回家吧，我有话对你说，听见了吗？”

阿三点点头，心里却仍旧狐疑不定：莫不是敌人怕惊动别的弟兄，想在离开机场时再抓走我？

但是在他出了厂房，师徒二人一路走着的时候，他才真正安下心来。他们各骑一辆车，彼此都没有说话。直到三岔路口，快要分手的时候，老头儿才试探地说：

“阿三，也许你已经看出我并不是原十那号子‘狗养’的东西！你要照常去上班，听见了吗？”

“嗯！”

青年工人尽管十分激动，但仍保持高度警惕，他腼腆地说：

“大伯，你不生我的气吧？刚才，差一点就……”

“你做得很对！你并没有做什么错事，我怎么会生你的气？算了吧，别提这事了……下次要谨慎一些，为什么独自行动，不要别人给你放哨？”

“事情一旦被发现，不至于連累別人。”

老工人沉默不語。最后，他老人家才慎重地輕聲說道：

“你还不了解我……因为我剛回国来，还没有接上关系……我一直在注意你們三个人的行动……你們还没有經驗，太輕易暴露自己了。看起来你們并没有瞞过原十的眼睛。但不知为什么敌人还没有来触动你們……可千万要小心哪！”

“是！”青年工人充滿感激、欢乐的心情，他信任这位老头儿了，但他还在暗地里揣摩着，不敢再多說些什么。

“阿三，你怎么样，……能帮我接上关系嗎？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

“是！……再见，大伯。”这位怀着高度警惕的青年工人，有些迟疑地对老头儿支吾着，匆忙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次日夜班，青年工人又照常来了。从表面上看，他的确不需要这样一个老头儿的帮助。老头儿一见他上班，顿时目光炯炯，然而，并没有急躁的表现。这位一生热爱自己职业的老水手繼續在埋头干活。临近下班的时候，青年工人才从他身边走过，輕聲地說道：

“大伯，一块儿走吧！”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沿向运河通向距机场二十多公里远的民族解放陣綫某根据地的道路上，有老少两人，使劲地踏着自行车，逆风馳去。虽然他們彼

此已有八九分信任，但一路上还是說些不关紧要的話。到了一座园林，他們拐过弯去把自行车存放在路旁的小鋪子里，然后登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小舟。他們向前划行了半小时，經過許多小溪小沟。小舟沿着两岸茂密得难以識別归路的椰林划去，終于，这位青年工人把老头儿引进了一座偏僻的村庄。那里，一位老媽媽亲热地把他們迎进了家里，就象迎接远方归来的亲人一样。吃罢一頓丰盛的午飯，老头儿已按捺不住了，便焦急地問道：

“阿三，怎么样？你約好的接头人在哪儿？”

“可能还要等一会儿。”

等桌上的碗筷都收拾停当之后，老媽媽才靠床沿坐下来跟客人談話。她接連不断地对这位老头儿“問候”。从幼年直到他成年之后的經歷和工作，全都問到了。最后，又問起他关于民族解放陣綫的主张和路綫。老头儿总是耐心而謙虛地听着，忠实而清楚地回答，显然是个非常穩重的“自己人”。

“你又怎么丢失組織关系的呢？”

老头儿揣摩了好久，才照实說：

“組織介紹我到勒彬同一位同志联系，但还没来得及接上头，聯絡的同志就被敌人在一次‘扫蕩’中杀害了！”

“那位同志，是不是名叫南龙？”

“就是他！就是他！”

被激动了的老媽媽双手抱着老头儿，泣不成声地說

道：“南龙是我的儿子！”

就在这时候，室外传来了飞机声。美吴的飞机贴近椰林在低空飞行。人们感到一阵窒息，不断咳嗽起来，儿童们发出了喧闹的哭叫声，人们从村头村尾跑回家去，把窗门关紧。

“他妈的，敌机又来放化学毒药了！”

“大家不要仰头看天，当心眼睛！”

“他妈的，这次居然到居民点上来放毒了！”

“快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快把防毒的蒜头拿出来，给孩子们搽上！”

“瞄准射击，快把敌机击落吧！”

老头儿非常激动，他扶住老太太，瞧着室外浑浊的天空，耳边传来了群众的仇恨、痛苦的咒骂声。老妈妈轻轻地推开身边的老同志，立即向后院跑去，接着，室外便传来了老妈妈那愤怒得颤抖的声音：

“乡亲们，我们要起来斗争，斩断美吴集团的杀人魔掌！”

大夥儿都响应老妈妈的号召，向大路上涌去。没过多久，就已聚集了好几百人，他们排成长队，到伪郡部进行示威。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被抬着的因中毒而垂危的儿童和乡亲。

眼看着愤怒的人群走过几度遭受化学毒药摧毁的田地，老工人对残暴的敌人就越加痛恨，越发为农民兄弟那

坚定的政治斗争的力量所鼓舞。就在这同一天，在同这青年工人返回机场之前，老头儿已同当地组织正式取得了联系。归途中，这对一老一少的革命同志，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要亲近。当他们每经过一片又一片烧焦了的庄稼、树林，正当花果季节而不见花果时，心里都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眼看着这么多的儿童中毒，皮肤腐烂化脓，这么多的耕牛、牲畜被化学毒药毒死，还没来得及埋掉，祖国的和平村庄又遭到了美吴反动派这般摧残，怎不叫这两位同志义愤填膺！他们一路商谈着，决定配合当地自卫武装力量，偷袭这个机场，焚毁机场仓库里还存放着的上十吨的化学毒药。

经过两星期的周密策划，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机场四周象是镶了一道亮光，中间的跑道如同一条雪白的玉带。自动探照灯，不时在夜空閃照。并且，按规定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队巡逻兵从这一个碉堡到另一个碉堡进行仔细的巡逻；每隔半小时，有两辆坦克围绕机场巡查一遍；至于美军“顾问”安德逊和伪军大尉德谟，却从不按规定时间，随时都可能在他们需要进行检查的地方出现。

这一夜，情况有了变化。原十向老头儿交了夜班以后，仍然留在厂里，想再捞一把油水。他从外面搬来了一架抽水机，佯装着埋头磨滚轴，却贼眉鼠眼地老盯住阿三，好象他已从阿三那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上，觉察出了

什么破綻。老头儿把这狗腿子的举动一一看在眼里。他表面装着没事一样，心里却似火烧。

夜已很深了，原十却仍在厂里磨磨蹭蹭，其实他的滚軸早做好了。一点半正，阿三請假出去小便，接着就溜出了厂门。原十窺见后，原想立即前去釘梢。这时老头儿却笑嘻嘻地向他走来，递給他一支香烟，就随便和他攀談起来。临了，老头儿邀他进电机房去喝几杯，并說还有点干鱼下酒。这家伙想要推辞。但是，老头儿象往常一样摆出“老祖宗”的姿态强拉着他走，沒奈何，他的脚随着老头儿踏进了电机房，但还探出头来朝黑夜里望了又望。……正在这时候，老头儿已举起酒瓶朝他后脑门上劈头打了下去。旁边的两位电机工从惊愕、畏惧中马上意識到自己的指揮者所采取的行动。他們帮助老头儿把这个暗藏的特务反手縛住，并在他的嘴里塞进一块抹布，然后把他关进工具柜里。他們随即迅速打扫地上的碎玻璃，抹干撒在水泥地上的酒。

老头儿揩干手，立即向发电房后面走去。老水手用他那具有长期海上生活經驗的目光，一下子就发现了伪装得很好的特工队正从工厂的排水道进来，随即向机场散开。他們象泥鳅一样，探照灯刚一閃过，就溜走了。黑夜里，阿三穿梭似的在給每一个爆破小組詳尽地分配任务。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亮前灯正从指揮所向工厂駛来，老头儿連忙轉身就往厂里走，恰好安德逊“顧問”和德

謨大尉也从吉普车里走了出来：

“你上哪儿去？”

“去小便。”

“原十在哪里？”

“他刚出去。恐怕不一定马上回来，可能是去找你们了，因为他是往指挥所走去的。今晚，由我值夜班！”

“为什么刚才没有碰上？‘老祖宗’又在上班时喝酒吧！看你那酒气熏天！”

“是！請原諒。刚才因为有几块干鱼下酒，所以就喝了几口，暖和暖和身子。”老工人故作鎮定地敷衍过去，却出了一身冷汗。刚才酒瓶打破时，酒溅了他一衣襟，但当时并没有留意。

果然，敌人疑惑起来了。安德逊和德謨都向电机房走去，他们向室内车间扫视了一遍，当发现阿三不见了时，伪軍大尉就紧着追问：

“阿三在哪里？……阿三在哪里？”

大家都担着心，强装着没事似的埋头工作。老头儿象是了解原十所負的任务似的眯着眼，非常鎮靜地说：

“是老十叫阿三跟他去的，不知道有什么事！”

“真的嗎？为什么我们刚才没碰上呢！”

瘟神大尉转过身来对美軍“顧問”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目不轉睛地死盯住老头儿，老头儿并没露出惶惑的神色，他鎮靜地、佯装无事似地面对敌！最后，德謨

大尉拉着老头儿上了车，一起到办公室去。

老头儿看看手表，两点差七分，还没有什么动静，这就是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再过七分钟，才是关键的时刻，他感到时间是多么长啊，在老头儿被敌人押上车带走之后，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呀！

“请稍等几分钟，我先去向夜班的各值班长交代一下，要是夜班时我不亲自在场，恐怕会发生技术事故，特别是电机房！”老头儿机灵地向美军“顾问”和瘟神大尉提出请求。但敌人更加提防了：

“用不着交班，跟我们走……有事！”

“不对弟兄们交代就走，我不放心……万一飞机起飞降落时发电房发生了事故……”

“跟我走！”瘟神大尉再也不客气地咆哮起来。

老头儿只好随他登上吉普车。他靠大尉坐着，再一次看看手表：两点三十二分，他于是一分一秒地在计算时间。车轮随着探照灯的光柱向前转动，一秒钟一秒钟地把老头儿驶离他的战斗岗位！怎么办呢？老头儿早已把自己的危险置之度外，唯一叫他担心的是厂里弟兄们能不能很好地担当起配合武装行动的任务。

就在这时候，汽油库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烧起了冲天的烈火，接着停放飞机的地区和化学毒药仓库以及各个禁区都同时发生了爆炸。看见满天的火光，美军“顾问”安德逊和伪军大尉德谟都跳了起来，他们催促司